

强词有理

□ 彭世国

我见到王蒙先生那年他刚好七十岁，到了“古稀”之年，但他仍然满头乌发，显得相当年轻，而且走起路来速度很快，比他小近一半的我要紧赶慢赶才能跟得上。那个时候，王蒙先生是全国政协常委，后来是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委员，与他一起共事的十多人中除金开诚、吴福老师略大之外，多数都比他年纪要小。听他们聊天，说得最多的一个词是“服老”。但王蒙先生并不服老。2004年，他七十大寿刚过，去中国海洋大学参加“科学·人文·未来”论坛。与会的上海《新民周刊》特约记者周玉明采访他，问到现在很多人都出了自传，他什么时候会写自传。王蒙先生说：“海内外有不少出版商要约我写自传，我都拒绝了，我还没到那份上。我不想把别人的注意力吸引到我身上。我需要关注的事太多，这部分暂时封锁，对所有的媒体，我都封锁。”但是，仅仅不到两年后，他就推出了他自传的第一部《半生多事》。在书面市之前，《北京晚报》在报道该书时用的题目是《王蒙“食言”出自传——书未问世征订数一

服老

路看涨》。王蒙先生为什么“食言”，原因很多，我觉得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恐怕就是“服老”。从我接触王蒙先生之后，发现他的日程总是排得满满的，常常是上午、中午、下午，甚至连晚上都会安排活动，尤其是出差在外时更是这样。有一次在上海，连续两天讲课之后，王蒙先生回到宾馆时差点绊倒，他说他只感觉头重脚轻，人不受控制。从此，他要求每天最多安排两项集体活动。毕竟是年龄不饶人，必须在身体允许的情况下去做事情，需要遵从身体的命令。换句现在流行的话叫不“作”，网上称之为“no zuo no die”。服老，除了体力，还是一个心态的问题。2005年7月，管华诗院士离开中国海洋大学的校长岗位，王蒙先生应邀与他一起吃饭。一起吃晚饭的冯瑞龙教授（时任中国海洋大学党委书记）席间说了一句轻松的话，说退休之后“谦虚也不能进步了，骄傲也不会再落后了”，从此人的精神上可以变成金不换之身。这自然是自我安慰的话，更重要的是转变工作重心，转变生活方式。我们常说“寿则多辱”，对于这句话，王蒙先生有很多感慨。他说人总是要老

的，老了之后，就可能有不如意。比如他的一位老领导，在讨论某个重要命题时，发言非常激烈，让人难以接受，但后来大家发现这位老先生的领带上那明显的汤汁，顿时有了一种释然感，老先生讲话时的严厉与激烈也被消解了不少。受王蒙先生经常用的逆向思维启发，我觉得“多辱则寿”也可能成为一个命题。年轻时经不住“辱”死了没法说了，只要经过辱而活下来的，因为受过很多的苦，身体的污辱，精神上有了强大的抵抗力，身体经过锻炼，会更加强健，也可能让人从此宠辱不惊，心宽寿长。“寿则多辱”强调的是面对老来之时可能面对的尴尬，而“多辱则寿”则更多的是对于当下受苦的一种解脱。谢觉哉老先生的夫人王定国老师，在长征时体重只剩下50斤，70多岁又患癌症，她却一直乐观以对，后来竟神奇康复，现在已经100多岁了，仍然能自主学习。最近和王蒙先生去四川参加马士弘马识途兄弟回忆首发活动。马士弘大学毕业，参加了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淞沪会战之后大部分的战役，官至少将，解放战争时起义，“文革”时当肉联厂的工人，“文革”之后参加政协活动，现在103岁了，仍

然可以参加各种活动。他的故事诠释的是什么叫“多辱则寿”。看到他那样精神，活得那样有质量，王蒙先生说感觉自己增加了信心，还大有奔头。是，寿是件好事，但还得有质量。像马识途先生，已经100岁，还每天站几个小时习字，还能半年之内写十几万字的作品，这是生活的质量，也是生命的质量。这也说明，要寿，在服老的同时，还需要老有所为，不能完全放弃对于生活的兴趣，不能放弃对于新事物的兴趣。所有这些，都可以为寿加码。已经有几年没再听王蒙先生提到服老的事情了。证明服老本来就是初老的事情，当真正老了，就无所谓服不服老了。王蒙先生已经走过了初老带来的阴影，或者说是承认了老这一事实，他现在说得比较多的是“请给我老人待遇”。这不是指社会福利上的老人待遇，坐公交不交钱，进公园，旅游景点免费之类，而是给他休息的权利。体力不如前了，办一件事需要更多的休息时间，但不等于他已经就此休息。就在这些争取“老人待遇”的日子里，王蒙先生用全新手法创作的长篇小说《冈与狂》面世，他45基本文集面世，还有，他更新的作品已经在抽屉里了。

坊间纪事

□ 姜杰

乔迁新居，房改房变成商品房，算是生活的一次飞跃。新小区坐北朝南，东边是一座小山。半山坡之上，是浓密茂盛的松树林；山坡之下，则是裸露着建筑垃圾的大片荒地。当初看好这里的理由是，开发商承诺把东山坡荒地打造成公园，供小区居民休闲。在拥挤的城市，这种诱惑令人心动，便义无反顾地交了押金。交房后，承诺变成了泡影，东山坡那片满是建筑垃圾的荒地，搁在那儿无人问津了。大自然的造物功能，堪称神奇。搬家不到一年，眼瞅着山坡的荒地慢慢长出了杂草。第二年夏天，杂草在雨水的滋润下，竟疯长到半人多高，不仅覆盖了裸露的垃圾，而且把整个山坡打扮得绿油油的，生机盎然。秋天，景色更美，各种野花竞相绽放，无数的蜜蜂、蝴蝶被吸引过来，在花丛中上下翻飞，翩翩起舞。还有数不清的鸟儿，甚至连城市里久违的老鹰，也时常在东山坡的上空，翱翔盘旋……坐在客厅，欣赏这幅美景，心里常想，塞翁失马，焉知祸福。如果开发商真把东山坡的荒地绿化成公园，还有今天这幅纯朴的、自然的美景吗？今年春天，济南少雨。五月，东山坡上的杂草仍迟迟不肯露头。有一天，山坡上突然热闹起来，挖掘机、推土机轰鸣，重载卡车一辆接一辆往山坡上拉土。起初以为，开发商终于要履行承诺，打造山体公园了，心里甚至有一种说不出是高兴还是失落的滋味。几天后，东山坡的荒地就变成了一块块平整的田地，并很快被铁

手机语文

□ 鲍海英

三国有两场著名的骂仗，一场是陈琳，原先籍籍无名，为袁绍作《为袁绍檄豫州文》，文中历数曹操的罪状，诋斥及其父祖，可把曹操骂够了，淋漓痛快，极富煽动力。檄文传至许都，时曹操方患头风，卧病在床，左右将此檄传进，操见之，毛骨悚然，出了一身冷汗，不觉头风顿愈，竟从床上一跃而起。犀利如此，成就陈琳一时文名。诸葛亮虽然是政治家，但写过《出师表》，也算是一个文人，他写了一篇骂周郎，最后周郎竟然被活活地骂死，可见诸葛亮的骂功一流，那真是极具杀伤力了，省却了多少血流成河的刀兵相向，可谓千古第一奇人。“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骂人

心灵小品

□ 一心

住平房的岁月里，毗邻灶台的，总是会有一口深褐色的大缸。缸里的水来自屋后的池塘，路边的井，环绕着村子流向他的乡河。缸口盖着圆木盖，分成两个半圆状，只需揭开半边，瓢伸进去，舀出清凉的水。瓢来舀最大的葫芦，上面被钻了个孔，系了根绳子，用完顺手挂在缸上方的墙上。后来有了一把银亮的铁瓢，与缸沿磕碰时，短促的啜啜声总不如葫芦瓢碰上上去好听。那种低沉的有些喑哑的声音，极了我们的乡音。缸里的水，被瓢舀出来，煮饭、炖汤、蒸端午的粳粿和中秋节的粽子，还有就是一天的洗洗涮涮。等我们的小手够进去，舀水吃力的时候，水缸里的水浅下去，父亲会拎着新水桶，木头的纹理在淡黄的桶壁上清晰可见，去水边，站在水跳上，将水桶润湿，拂去水表面的漂浮物，直起身时，水桶里已经满当当的水，从塘边到家里的灶台边，滴落着，像生活中发生着又不会刻意铭记的琐事一般，纵横即逝。这样的缸不只一口。同样的一口，有近腰高，放在院子前，承接一天的雨水，有时也会倒进水桶里多余的水。几棵栀子花蜀葵凤仙，虽然不娇贵，但水还是要浇的，舀几瓢，叶子和花陡然精神了许多。夏日抱回来的西瓜，必要放在缸里冰镇一下，剖开来吃时，才有被熏进去的暑气。今天，距离我的童年，三十几年。距离我童年的童年六十七年。三十几年前的母亲，长满冻疮的小脸为着四分之一块苹果激动不已。三十几年前的孩子因为苹果几毫米差别过早地体会到了心痛。三十几年后，在温暖如春的房屋里，儿子在冬日午后皱着眉头抗议——天天让我吃水果，烦死了！我厌倦了吃水果的儿子你会懂吗？你知道你的厌倦就是你的幸福吗？

你

岭上多白云

□ 支英琦

学生时代读书，很羡慕那些隐居在深山林的高士，感觉他们像白云一样自由和飘逸，淡泊而悠远。比如南朝的陶弘景，他辞官归隐，以“山中宰相”闻名，齐高帝劝他弃隐归仕不成，很是费解，便下诏问他“山中何所有？”陶弘景以诗回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寄君。”多么高妙的答案，简洁淡泊，顿现禅意。遥想当年，陶弘景真的就像一朵云。他当年隐居的江苏茅山，山并不算高，却茂林飞湍，岫幽岩耸。逍遥此间的陶公，听泉临风，担水烹茶，没有机心，没有约束，归真的心灵就像山中的空潭，安静得不起一丝涟漪。纯净不染的云，卷舒自在的云，从来是诗人的意象翅膀。唐代的贾岛寻隐者不遇，悠悠吟出：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李白独坐敬亭山，望云生情：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王维更是“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悠然闲散中禅意无限。古诗中，“云”往往与归隐、修行连结在一起，想想也是，还有什么，如白云一样更能体现淡泊无争、超然物外的人生态度？无论是氤氲山间的静谧悠远，还是缭绕水上的清新澹然，云，以它飘逸不染的姿态，涤净着人们的心灵。我曾经在泰山之观云峰。拂晓的岱顶群山拱环，青翠的山峰在云海的托浮中时隐时现，如同海上仙山妙不可言。向东方望去，洁白的云海逐渐变幻着色彩，在朝阳喷薄而出的一瞬间，天地朗净，白云托日，仿佛鸿蒙初开。我曾经在青藏高原看云。那么圣洁的白云，如同飘舞的哈达缭绕着千年不化的冰峰，幻化出清幽高远的意境，闪现着不可企及的神秘魅惑——观云，赏云，悟云，是一个妙不可言的心理体验。陶渊明曾云：“云无心以出岫”，出岫的似乎还有我们的精神。静下心来，你会听到白云流露出美妙的音乐，音随云起，乐由心生；有的白云飘然而至，又杳然而去，聚合

无意，来去无踪，仿佛一首梦幻曲；有的云团带雨含情，氤氲林泉，浑然一曲幽幽琴曲；有的白云浩荡无涯，波澜壮阔，与山河俯仰，像一首雄浑的交响曲。这是真正的天籁之音，只有澄明的灵魂才能听到。古往今来，人们喜欢云，吟诵云，喜欢的就是云的纯净无染，自由自在，缥缈卷舒，虚实相映。白云带给我们的是一种精神的虚静，看见云，欣赏云，空灵寥落的心灵会自由自在地舒展。禅宗云：“青山不碍白云飞”，万物自在，彼此无碍，万象往返，天机流荡，这样的境界，才是佛教中“得大自在”的境界。吾生也晚，竹林里早不见了清谈的高士，山上的茅亭也已成为景区的点缀，城市的天空被雾霾笼罩，白云悠悠的天气更是难得一见。然而，生于现代的我们大可不必抱怨，我们不可能朝夕之间改变周围的环境，而扫除心灵的灰尘、清洁精神的天空，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的。在热闹的当下，也有不少现代隐士，他们放下身心，挣脱俗务，在白云缭绕的山里结庐而居，听雨，听风，赏月，抚琴，远离尘嚣，找回通往心灵家园的本真之路。其中，南山如济先生是我相识已久的一位博友，他以《岭上多白云》为题出书记载了隐居终南山的经历体悟。我买了十几本书，分送给有慧心的朋友，希望如我一样深受城市文明诱惑和侵蚀的朋友们，能够暂时停顿下来，看看山顶的白云，听听涧底的溪流，它们离我们那么近，却又那么远。感受白云，不就是感受一种生活态度？这不是消极的出世，而是一种更积极的人世，时时保持一颗洁净的心灵，正确对待荣辱得失，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对待生活，深深融入，细细品味，就如同庄子所言：“虚室生白，吉祥止止”，只要澡雪灵府，装点出一个澄澈纯洁的心灵的“虚室”，吉祥的鸟儿就会降临；洁白无瑕的云彩，也就会一直缭绕进素常的日子。而当我们只从观赏的角度来看那些东西时，当然就会失望。后母戊大方鼎是用来煮东西吃的，长信宫灯是用来照明的，金缕玉衣是用来保存尸身的，而那些画，有的是挂在

TEXT 纸上博客



时尚辞典

□ 刘卫京

不管是去博物馆看到传说中的金缕玉衣，后母戊大方鼎以及流传已久的名画，还是亲自到原地去那些石窟或建筑，相信很多人都会因为见到真迹而流露出一些失望；也不过如此。对那些东西有太高的期望，是因为我们看到的资料上总是会从一个最好的角度拍摄出一张色调最为饱满的图片，还会对器物进行详尽的讲解，并特别强调其价值和地位，影响和意义。真的东西放到眼前时，却不过是那么平常的一件。实在是因为，当时做这些东西时，并不是想放到博物馆中展览，它们大多只是一件器物，其使用价值远远大于观赏价值。而当我们只从观赏的角度来看那些东西时，当然就会失望。后母戊大方鼎是用来煮东西吃的，长信宫灯是用来照明的，金缕玉衣是用来保存尸身的，而那些画，有的是挂在

真不如假

厅堂的，有的只是在主人闲时看看，就是奉了皇帝之命开凿的石窟，为皇帝游玩而建的园林，也还是以用为主的，并没有想到以后要作为展览品供游人品鉴。倒是现代，有些东西或建筑，在制造之初就是为了给人看的，表面宏大壮丽，内里却什么也没有。我生活的这座县城，在城郊的公路旁树起了八根红色的柱子，足有十几米，号称“八柱擎天”，可是，这样纯粹装饰性的柱子，除了要花钱之外，一点儿实用的价值都没有啊，让人真的看不懂。要说壮观，倒也真有几分，足以作为某级领导的一个政绩——这可以算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了！能不能这样说呢？以实用为主的，是真的东西，有品赏的价值；而没有任何实用价值的东西，无论多么华丽高大，也还是假的东西。只可惜，好多时候，从视角效果上看，真不如假。

苹果

□ 东紫

我吃苹果的时候，只要不是在公开场合，总是要啃到它褐色的种子出现，很多时候还会把种子抠出来握在掌心，把果核放进嘴里再嚼，直到嚼尽最后一丝味道。这是从小时候就养成的习惯。小时候吃的苹果，几乎都是一分为四的。苹果在六双眼睛的凝视下，在煤油灯轻轻跳动的昏黄里，在母亲生锈的菜刀下，一个最大不超过二两馒头个头的苹果裂为四瓣，姐姐、我、弟弟、妹妹各一瓣。小孩子的心也会痛。这是三十几年前，我幼稚的心脏强烈感受到的。那一年仅有的两三个有苹果的的夜晚（八月十五中秋节、腊月二十三辞灶，或正月初七拆天地棚子送年），刀响之后，四瓣苹果晃动之时，对于四个流口水的孩子来说还有一段难熬的等待。在母亲的威严下，连最受宠的弟弟也不敢伸出手去。四双比油灯还亮的眸子盯着父母。母亲和父亲盯着苹果。他们需要搞明白哪块大一点哪块小一点。期待的时刻终于到了，母亲抓起了苹果——这块最大的，给东升。（我的弟弟，我们家唯一的男孩）这块给慧娟。（我的姐姐）这块——，没等母亲说完，妹妹已经哭起来，哭喊着要大的。母亲把第三大的苹果塞给她。这块给春晓。（春晓是我的小名）我知道自己的是最小的一块。登时，我感自

己的心怦怦地跳着疼，疼得我的眼睛看煤油灯的光都觉得它变大了好几倍。母亲威胁我说，谁哭就不给谁！我赶紧擦擦眼泪，接过苹果。我躲开他们坐在角落里，用两只手捂着我的苹果——防备弟弟吃完了来抢，看着姐姐弟弟和妹妹吃，等他们吃一会儿，我才开始。这样，我的苹果就比他的大了！我先用舌头舔两个切面上的果汁，舔到没有味了，再用门牙轻轻地刮，刮出果汁来，再舔。直到最后，把种子握在掌心里，把果核塞进嘴里嚼，嚼。无法放过去一点点滋味。有一年秋天，上初一的姐姐得到了一个放开肚皮吃苹果的办法——跟着摘苹果的人到果园摘苹果。母亲说，带着春晓一起去吧，让她也解解馋。到了果园门口，我都能看见苹果上的星星点点了，守门的人把我拦下说，这个太小了，不能进去。我的脸红起来，看着那人急得眼前一片蒙眬。最后，在本家几个姑姑和婶子的联合求情下，我终于进入了果园！那无边无际的果园啊！那挂满枝头的苹果啊！那多得数不清的苹果啊！那不需要用手指抠除棕褐色疤痕也不需要切分的苹果啊！从此成为我记忆里最美好的画面。我的分工是接住树上的人递下来的篮子，把篮子里的苹果倒进苹果筐里。巡逻的人在不停地喊着，大家自觉一些啊，不能偷吃啊！发现谁偷吃就扣工钱啊！我的激动顿时化为紧张，嘴里泛着口水的波浪却没有胆量张开嘴了。后来，一个婶子悄声问我，春晓你咋不吃呢？我说，人家不



让吃啊。婶子拧拧我的胳膊挑了个苹果在裤子上蹭蹭说，我帮你看着点，快吃吧，来了人就把苹果扔草从里。这时我才看见草丛里有很多被咬过的苹果，有的已经烂了，有的还能看见新鲜的门牙印。我想想想，我还是吃个那样的吧。我捡了个带着别人门牙印的苹果吃起来。婶子说，傻孩子。这一天，我吃了两个带着别人牙印的苹果。第一个吃得还算坦然，第二个就有些胆战心惊了，因为我明白了如果被巡逻的发现，他可能不会相信我吃的是草从里捡来的。这一天，姐姐吃了二十个。晚上回到家，姐姐说你这样的我明天不带你去了。我恹恹地吃苹果的梦破碎了。后来，我也上了姐姐的中学，那里距离另一个村的果园只有四五十米的距离。夜深的时候，有胆大的同学偷偷钻过枯树枝围成的墙进到园子里偷青涩的苹果——熟透的季节看护很严，我则暗下决心，好好学习，等自己将来能考学出去，能挣工资的时候，一定把所有的苹果都买来吃个够！这个愿望真的实现了，那是在十几年前，我有了一个到深圳出差的机会。到了传说中的中英街！我站在马路的中间界石上，等待着在密集的首饰店里穿梭，选购的同事，顺着人流和店铺看下去，我看见了尽头处各色各样的水果！有很多竟然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奔过去，询问之后，知道价格不菲的同时也知道买了是无法带出关的，因为牵扯到检疫。我只能每样买

一点，找了个石凳坐下，吃！

十种！两个小时之内我吃了十种从未吃过的水果！九种，我全部吃进了肚子，撑得像个怀孕三

月的孕妇。只有一种果子被我咬了一口后扔进了垃圾筐——牛油果，皮是紫紫的，看起来像李子，剥开后，里面的白果肉像没有香味的板油，实在难以下咽。

十多年后，已经是足不出户就能吃尽全国各地甚至是世界各地水果的年代了。台湾的水果从采摘到我们超市的货架竟然只需三四天的时间。人们在超市里已觉察不到四季变化、世界之大了，人们甚至连咀嚼水果这么美妙的事都懒得做了，榨汁机越来越便利，有人热衷于喝果汁，有人研究说有烂疤的水果含有致癌物质，有人对有毒的有疤的颜色不好品相不端出身不正的水果不理不睬。

今天，距离我的童年，三十几年。距离我童年的童年六十七年。三十几年前的母亲，长满冻疮的小脸为着四分之一块苹果激动不已。三十几年前的孩子因为苹果几毫米差别过早地体会到了心痛。三十几年后，在温暖如春的房屋里，儿子在冬日午后皱着眉头抗议——天天让我吃水果，烦死了！

我厌倦了吃水果的儿子你会懂吗？你知道你的厌倦就是你的幸福吗？

你

你

你

你

你

你